物理学报 Acta Physica Sinica



抗生物素蛋白与DNA相互作用的单分子研究

曹博智 林瑜 王艳伟 杨光参

Single molecular study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avidin and DNA

Cao Bo-Zhi Lin Yu Wang Yan-Wei Yang Guang-Can

引用信息 Citation: Acta Physica Sinica, 65, 140701 (2016) DOI: 10.7498/aps.65.140701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dx.doi.org/10.7498/aps.65.140701 当期内容 View table of contents: http://wulixb.iphy.ac.cn/CN/Y2016/V65/I14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原子力显微镜探针悬臂几何结构变化对高次谐波信息增强的研究

Investigation of enhancing higher harmonics by changing the shape of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cantilever 物理学报.2013, 62(20): 200703 http://dx.doi.org/10.7498/aps.62.200703

铁磁共振磁交换力显微镜

Magnetic exchange force microscopy using ferromagnetic resonance 物理学报.2013, 62(18): 180704 http://dx.doi.org/10.7498/aps.62.180704

原子力显微镜高次谐波幅度对样品弹性性质表征的研究

Characterization of elastic properties of a sample by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higher harmonic amplitude 物理学报.2013, 62(14): 140704 http://dx.doi.org/10.7498/aps.62.140704

抗生物素蛋白与DNA相互作用的单分子研究*

曹博智 林瑜 王艳伟 杨光参

(温州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温州 325035)

(2016年2月23日收到; 2016年4月3日收到修改稿)

抗生物素蛋白 (avidin) 在生物单分子实验中被广泛用于 DNA 与修饰表面的连接,同时 avidin 也可作 为一种 DNA 载体用于基因治疗中.本文利用原子力显微镜 (AFM)、动态光散射 (DLS)、单分子磁镊 (MT) 技术系统地研究了 avidin 与 DNA 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 avidin 引起 DNA 凝聚的机理.首先通过 AFM 对 avidin-DNA 复合体形貌进行观察,发现不但有 avidin 导致 DNA 凝聚的环状形貌,同时也存在 avidin 自身聚 集引起的 DNA 凝聚现象,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其凝聚尺寸越来越小,而当 avidin 浓度大于 2 ng·μL⁻¹时,其凝 聚尺寸又突然变大.DLS 实验结果也显示了同样的规律,伴随着 avidin 浓度的升高,DNA 的粒径大小从大约 170 nm 减小到 125 nm 左右,其电泳迁移率由 -2.76(10⁻⁴ cm²·V⁻¹·s⁻¹)变化到 -0.1(10⁻⁴ cm²·V⁻¹·s⁻¹). 此外,通过 MT 技术的力谱曲线变化,发现 avidin 导致的 DNA 凝聚与其他多价离子相比,长度的变化曲线几 乎呈线性变化,偶尔存在少而小的阶跃,这种变化趋势与组蛋白的变化曲线更相似.因此可以判断, avidin 导 致 DNA 凝聚是由 avidin 与 DNA 的静电吸引和 avidin 自身聚集两种相互作用引起的.

关键词: DNA凝聚, 抗生物素蛋白, 磁镊, 原子力显微镜 PACS: 07.79.Lh

DOI: 10.7498/aps.65.140701

1引言

DNA 是存储生物体遗传信息的高分子聚合物, 在活体细胞中是高度压缩的,其明显的构象变化 在DNA转录和复制中是至关重要的过程^[1].多价 离子^[2]、酒精、蛋白质、阳离子脂质体和一些抗癌 药物等也能够使DNA凝聚成不同的形态^[3,4],这 种现象引起了不同领域的关注和研究^[5],旨在从 理论和实验上了解并解释DNA凝聚过程中的力 学及静电学性质.一般来说,DNA凝聚与其在溶 液中的带电状态有关,因此可以通过求解泊松-玻 尔兹曼方程^[6]来了解聚电解质周围的离子分布情 况,也可以用蒙特卡罗模拟^[7]来计算DNA的凝聚 过程.在平均场理论中,Manning-Oosawa凝聚理 论^[8],在DNA可以近似为均匀带电线条件下,给 出了DNA的电荷补偿比与离子价态的解释公式. 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 DNA 的电荷过度补偿现 象,也就是电荷逆转^[9].基于实验观察,Grosberg 等^[10]提出了一种新的静电关联理论,平衡离子在 DNA 表面形成了一种类似Wigner 晶体的强关联 流体结构,平衡离子的释放导致熵增加,可以解释 同性电荷的相互吸引及DNA电荷反转现象.实验 方面, Besteman 等^[11]用动态光散射 (DLS) 和磁镊 (MT)技术研究了多价平衡离子导致的DNA凝聚 和电荷逆转^[12]. Murayama等^[13]则用光镊(OT) 研究了多价平衡离子对单根DNA分子的作用,展 示DNA在凝聚过程中的收缩机理. 在国内,张 兴华等^[14]和侯锡苗等^[15]用单分子MT和原子力 显微镜 (AFM) 研究抗癌药物顺铂对 DNA 凝聚的 影响,并且用变软(softening)-成环(looping)-缩短 (shortening)-凝聚 (condensing) 模型 (SLSC 模型) 来解释顺铂导致的DNA凝聚. 我们也研究了不同 凝聚剂对DNA凝聚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研究乙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11274245, 115742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批准号: 1130423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批准号: LY14F050008)和温州大学创新基金(批准号: 3162014036)资助的课题.

[†]通信作者. E-mail: yanggc@wzu.edu.cn

^{© 2016} 中国物理学会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

对DNA凝聚的影响,首次证明凝聚过程的中间亚 稳态的存在^[16].此外还研究了两种或两种以上凝 聚剂之间的离子竞争关系,在四价离子引起DNA 凝聚的过程中加入三价及以上价态离子对凝聚过 程起到促进作用,而一价二价离子则会抑制这一凝 聚过程^[17].

抗生物素蛋白(avidin)是一种基础的糖蛋白, 在生理环境下是带正电的,它的分子量约为68000, 天然的avidin是一种从鸡蛋白中分离得到的四聚 体糖蛋白,因为与生物素结合的高亲和性被大家 熟知. 这个属性为avidin作为分子工具的开发提 供了依据. avidin在生物单分子实验中被广泛用 于DNA与修饰表面的连接,同时 avidin 也可作为 一种DNA载体用于基因治疗中. 早期工作中就 有证据表明鸡蛋白中存在avidin-核酸复合体^[18], 很多研究者^[19-22]基于 avidin-DNA 相互作用构造 avidin-核酸纳米自组装体 (ANANAS) 作为生物分 子探测器、信号增强剂、疾病诊断载体等应用于 生物医学治疗中.对 avidin 导致 DNA 凝聚的研究 也有很多, Morpurgo 等^[23]运用动态光散射和电镜 检测 avidin 与 DNA 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 avidin-DNA纳米聚集体的尺寸是50-100 nm, 最终凝聚 形态为棒状和环状结构, Pastré等^[24]通过原子力 显微镜观察 avidin 与 DNA 的作用,发现 avidin 能 够促进DNA吸附在云母片上. Wang 等^[25]也做了 蛋白与DNA 的相互作用, 证明内切酶蛋白与DNA 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结合,同时观察到蛋白间的 聚集.

本文利用单分子技术研究了DNA-avidin 复合物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解析其作用机理.我们发现 avidin 能够引起 DNA 凝聚,并发现 avidin 结合 DNA 的过程中既存在静电相互作用,又存在蛋白质的聚集.

2 实验过程

2.1 材 料

实验选用的噬菌体 λ -DNA(48502 bp)(原始 浓度是500 ng· μ L⁻¹)购买于New England Biolabs公司,其中磁镊使用的 λ -DNA末端修饰了 12 bp化学标记的单链寡聚核苷酸. 磷酸盐 (NaH₂PO₄·2H₂O, Na₂HPO₄·12H₂O), NaCl、牛血 清蛋白(BSA), avidin和Tris(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购买于Sigma公司.去离子水(18.2 MΩ·cm)是经 Milli-Q (Millipore, Billerica, MA, USA) 超纯化系 统去离子与净化处理. 所有实验至少重复三次, 以 确保一致的结果.

2.2 原子力显微镜的样品制备与扫描

实验仪器选用日本岛津的 SPM-9600 原子力 显微镜,工作模式为轻敲模式.采用3 Hz 的扫描 速度采集图像,图像采集像素是512×512.通过 SPM-9600操作系统的 off-line 软件分析 DNA 图像 的尺寸 (高度、宽度等)信息.实验前将云母片切成 1 cm×1 cm,新解离即用.实验用缓冲液为 Tris 溶液 (10 mmol·L⁻¹, pH = 8.0),用其配制不同浓度 的 avidin 与 DNA 的混合溶液, DNA 的最终浓度为 1 ng· μ L⁻¹.混合液在室温条件下培育 30 min 后, 用移液器取 20 μ L 的混合液滴在新解离的云母表 面,静置 3 min.此后,用去离子水冲洗 10—15 次去 除云母表面未吸附的 DNA 分子和杂质,用氮气吹 干,放于干燥箱 1—2 h 后扫描.

2.3 动态光散射实验

动态光散射仪器采用 Malvern 公司的 Zetasizer Nano ZS 设备, 光源是氦氖气体激光(波长 $\lambda = 633$ nm), 探测角为90°. 实验中所需的缓冲液 为Tris 溶液(10 mmol·L⁻¹ Tris, pH = 8.0), 用 Tris 配制不同浓度的平衡离子与 DNA 混合液, DNA 的 最终浓度为1 ng· μ L⁻¹. 混合液在室温条件下培育 30 min, 而后取 100 μ L 的混合液注入比色皿中, 置 于动态光散射中测量 DNA 的流体力学半径; 另取 1 mL 的混合液注入 Zeta 电位毛细管样品池测量 DNA 的迁移率.

溶液中粒子的流体力学半径可由Stokes-Einstein方程计算得到:

$$d(H) = \frac{k_{\rm B}T}{3\pi\eta D},\tag{1}$$

上式中, k_B 是玻尔兹曼常数, d(H) 是流体动力学直径(表征颗粒在流体内的扩散), 是关于 D(平移扩散系数), T(绝对温度), η (液体黏度系数) 的函数. 另外, 通过测量散射光的光强自相关函数, 同样可以得到溶液环境的改变而导致的粒子聚集的定性信息.

根据盐溶液静电学, DNA的电泳迁移率 μ 可 通过Hückel公式计算得到(考虑Stokes公式),

$$\mu = \frac{2\varepsilon\zeta}{3\eta}f(kr),\tag{2}$$

其中 ζ 为Zeta电势, ε 为溶剂的介电常数, η 为溶剂的黏度系数, f(kr)为Henry函数.

2.4 磁镊实验

将磷酸盐缓冲液 (PBS, pH = 7.5, 140 mM NaCl) 和抗地高辛按 100:1的比例混合后导入玻璃微槽中,竖直向上放在冰箱中静置 5—6 h,使抗地高辛均匀地沉积在玻璃微槽的侧壁.而后,将 150 μ L的牛血清蛋白 (BSA) 溶液冲入微槽中,放在冰箱中再静置 30 min.将事先混合好的 DNA 磁球混合液 (30 μ L PBS, 0.5 μ L磁球, 0.5 μ L修饰的 λ -DNA),用 PBS稀释到 150 μ L 后冲入玻璃微槽中,放置 30 min 后拿到显微镜上面观察.此时,玻璃微槽中 DNA 如图 1 所示,磁球与侧壁之间的距离为 DNA 的长度.将不同浓度的 avidin 溶液注入已确定好的单根 DNA 分子连接的微槽中,培育 30 min 后,通过改变磁力来观察 DNA 的长度变化.



图 1 单分子磁镊实验中侧壁-DNA-磁球体系结构图 Fig. 1. The sidewall-DNA-sphere system in single molecule MT experiment.

实验中采用 CCD 来观察和记录磁球的运动, 通过实时分析软件来分析数据.磁球在溶液中做布 朗运动,其横向位移 Δx 与磁力 F 的关系为

$$F = k_{\rm B}T \left\langle L \right\rangle / \left\langle (\delta x)^2 \right\rangle, \tag{3}$$

 $k_{\rm B}$ 为玻尔兹曼常数, T为开氏温度, $\langle L \rangle$ 为DNA分子的平均长度, $\langle (\delta x)^2 \rangle$ 为磁球 x方向的位移方差.

3 结果与讨论

3.1 Avidin影响DNA构象变化研究

Avidin影响 DNA凝聚的构象变化可以通过 AFM进行研究.图2为不同浓度 avidin 引起 DNA 凝聚的构象变化图.图2(a)中, avidin 的浓度为 0.1 ng· μ L⁻¹,此时 avidin 均匀分布在云母片上,大 小均匀, DNA 处于松散状态, DNA 上面结合了很 少的蛋白.图2(b)中我们加入 0.5 ng· μ L⁻¹avidin, 此时能够明显看到 DNA 与 avidin 结合数量的增 加,且大小不均匀,说明有蛋白本身的聚集,且 开始出现环状凝聚形态.当 avidin 的浓度增加到 1.0 ng·μL⁻¹时 (如图2(c)), DNA与 avidin 的结合 部分出现大量环状凝聚结构.随着 avidin 浓度进一 步增大, AFM 图像中出现大量球状结构,如图2(d) 所示,这也是由于 avidin 自身的聚集所致.



图 2 原子力显微镜下 DNA-avidin 复合体构象图

Fig. 2. The conformation of DNA-avidin complex for AFM.

表1 不同浓度 avidin 引起 DNA 构象改变的尺寸参数比较 Table 1. The size parameters of DNA conformation changes by different density of avidin.

avidin 浓度	直径
$c/\mathrm{ng}\cdot\mu\mathrm{L}^{-1}$	d/nm
0.1	$160.58 {\pm} 18.82$
0.5	147.57 ± 17.13
1.0	137.27 ± 11.29
2.0	$252.98{\pm}23.11$

为了更好地探究 DNA凝聚过程的尺寸和形态变化,我们对 DNA凝聚的 AFM 图像进行分析. 图 3 (a) 所示是 avidin(1.0 ng·μL⁻¹) 与 DNA 作用后的典型构象图.通过 AFM 离线分析软件测量得到的结果如图 3 (b) 所示,环形 DNA 的直径大约为147.48 nm、外径为233.24 nm、内径为87.36 nm.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选取 20 个左右的环状结构得到图 2 中各个浓度下 DNA 的尺寸数据 (见表1).通过图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 avidin 浓度的增大, DNA 的直径从 160.58 nm 缩小到 137.27 nm 左右,说明DNA 发生凝聚;当 avidin 的浓度增大到 2 ng·μL⁻¹,DNA 的直径突然增大到 252.98 nm 左右,这主 要是 avidin 自身的聚集引起的凝聚现象. 图 4 是 1 $ng \cdot \mu L^{-1}$ avidin 下 DNA 的凝聚尺寸统计分析图, 其峰值在 138 nm 左右.





图 3 (网刊彩色) AFM 下环形 DNA 构象的横断面图 Fig. 3. (color online) Cross-sectional profile of toroid DNA conformation for AFM.



图4 环形 DNA 的尺寸分布图

Fig. 4.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toroids DNA.

3.2 DNA流体力学半径及电泳迁移率 测量

通过原子力显微镜对DNA尺寸的统计,我们 发现DNA直径随着 avidin浓度的增大而减小,而 当 avidin浓度继续增大,DNA 的直径会明显变大. 接着我们利用 DLS 技术测量在不同 avidin浓度下 DNA 分子的流体力学半径和电泳迁移率的变化 趋势,完成定性研究.实验结果如图5所示,在缓 冲液中DNA分子呈自由舒展的状态,其流体力 学半径约为170 nm左右,随着 avidin浓度的增大, DNA的流体力学半径逐渐减小.当avidin的浓度 *c*≥3 ng·μL⁻¹时, DNA的流体力学半径趋近于一 个稳定值,约为125 nm.这个结果与已有的文献结 果相一致^[23],表明了 avidin使 DNA发生凝聚,导 致 DNA 的尺寸减小.而当浓度继续加大时,发现 DNA 的流体力学半径突然增大至几百个纳米甚至 上千纳米,这与 AFM 中 DNA 尺寸变化的结果相 一致,主要原因是在高浓度下 avidin发生聚集导致 DNA 粒径变大.



图 5 DNA 的流体力学半径随 avidin 浓度的变化 Fig. 5. The hydrodynamic radius of DNA as a function of concentration of avidin.



图 6 DNA 的迁移率随 avidin 浓度的变化 Fig. 6. Mobility of DNA as a function of concentration of avidin.

图 6 是 DNA 电泳迁移率的变化. 加入 avidin DNA 的电泳迁移率自 $-2.76 \ 10^{-4} \ cm^2 \cdot V^{-1} \cdot s^{-1}$ 明 显减小并趋近于 0; 当 avidin 浓度达到 5 $ng \cdot \mu L^{-1}$ 后,电泳迁移率的变化趋于平稳. 由于 avidin 带有 很高的正电荷, avidin 与 DNA 分子结合使得 DNA

分子上的磷酸根基团所带的负电荷被中和,从而导致DNA的电泳迁移率减小.而DNA上的负电荷被中和后使得磷酸根基团之间的静电排斥力减小,使DNA分子由原先的自由舒展状态转变为紧凑的结构,所以使得DNA的流体力学半径减少.两种实验技术的结果都可以说明avidin能与DNA发生作用.

3.3 DNA凝聚力和长度测量

为了研究 avidin 是如何使 DNA 发生凝聚的, 了解具体的凝聚机理,我们利用单分子MT研究 了 avidin 与 DNA 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显微镜中找 到已经连好的单根DNA分子,然后把不同浓度的 avidin 溶液导入玻璃微槽中, 通过一个永久磁铁的 伸缩来改变磁力大小,从而起到拉伸DNA的作用. DNA 拉伸的力谱曲线如图7所示, avidin 的浓度 为3 ng·µL⁻¹时, DNA拉伸曲线几乎呈线性变化, 但偶尔出现跳跃. 图8则显示了 avidin 的浓度为 5 ng·μL⁻¹时的DNA 拉伸曲线, 拉伸曲线与图7基 本一致,这在其他大小的磁力和 avidin 浓度下也同 样可以观察到. 从图 9 中 DNA 的收缩曲线可以看 出, avidin-DNA 混合物的缩短曲线和组蛋白-DNA 混合物的缩短曲线类似,也存在着几个缩短速率 不同状态. 与多价离子相比较^[26], avidin 导致的 DNA凝聚的力谱曲线的跳跃步距少且小得多,它 的力谱曲线与组蛋白导致的DNA凝聚^[27]的力谱 曲线相类似^[28].



图 7 DNA 的凝聚形态拉伸曲线, avidin 的浓度为 $0.3 \text{ ng} \cdot \mu L^{-1}$

Fig. 7. DNA condensation form tensile curve, the concentration of avidin is 0.3 $ng{\cdot}\mu L^{-1}.$

通过单分子磁镊技术,发现 avidin 与其他多价 离子相比,长度的变化曲线几乎呈线性变化,偶尔 存在少而小的阶跃,这种变化趋势与组蛋白的变 化曲线更相似.因此,可以推测,avidin导致DNA 凝聚的过程中存在多种结构,最终结构主要是环 状结构及avidin聚集引起的球状结构,这和先前 的AFM构象图相符合,球状结构的拉开可能主要 对应着MT拉伸曲线的连续变化,环状结构的拉开 对应着MT曲线中的跳跃变化.而凝聚构象的形 成主要包括avidin与DNA的静电吸引和avidin自 身聚集的过程.此外在不同浓度的avidin存在下, 对DNA拉开同样长度所需要的时间不同,图7中 的DNA拉伸5μm所用时间约为600 s,而图8约 为1300 s,这说明avidin浓度越大DNA凝聚越强, 拉开DNA所用的时间越长.为了进一步定量研究 avidin导致DNA凝聚的结构特性,我们对拉伸曲 线的跳跃步距进行统计,如图10所示,发现统计数



图 8 DNA 的凝聚形态拉伸曲线, avidin 的浓度为 $5 \text{ ng} \cdot \mu L^{-1}$

Fig. 8. DNA condensation form tensile curve, the concentration of avidin is 5 $ng{\cdot}\mu L^{-1}.$



图 9 DNA 的长度随时间的变化, 此时 avidin 的浓度为 5 $ng\cdot\mu L^{-1}$

Fig. 9. The length of DNA as a function of time, the concentration of avidin is 5 $ng \cdot \mu L^{-1}$.

据的峰值在160 nm 左右, 这与典型的环状数据基本一致. 统计中也有小的步距, 可能是环状结构没有完全拉开导致, 而较大的步距主要因为几个环一起拉开所致.



图 10 DNA 拉伸曲线步距分布图 Fig. 10. The step pitch distribution of DNA stretching curves.

4 avidin导致的DNA凝聚模型

结合 AFM 成像和单分子技术两方面的实验 结果,我们提出一个球状-环状凝聚模型 (Globule-Toroid, GT 模型) 来解释 avidin 引起 DNA 凝聚的 现象,如图 11 所示.由于 DNA 的刚性, avidin 依 靠静电相互作用能够与 DNA 结合形成环状结构, 如图 11 (b) 所示,而 avidin 的浓度很高时, avidin 自 身聚集会导致大的球状结构,如图 11 (c) 所示.在 AFM 图像 (图 2 (c)) 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种球 状和环状的混合结构.在磁镊力谱曲线中,长度的 连续变化对应于球状凝聚的形成或解开,而长度曲 线的阶跃对应于环状结构的形成或解开.



图 11 (网刊彩色) DNA 凝聚的 GT 模型 Fig. 11. (color online) The GT model of DNA condensation.

5 结 论

本文系统研究了 avidin 与 DNA 间的相互作用. 通过原子力显微镜观察 avidin 引起 DNA 构象的变化.发现 avidin 引起 DNA 凝聚结构主要有环状结构及聚集导致的球状结构.动态光散射的实验结果也表明 avidin 浓度的增大使 DNA 的流体力学半径及电泳迁移率逐渐减小并趋近于一个稳定值.主要原因是 avidin 的静电作用使 DNA 双螺旋结构上的磷酸根基团的电荷被中和,从而导致 DNA 发生凝聚.通过单分子磁镊技术探究 avidin 导致 DNA 发 聚的具体机理,发现其长度变化曲线包括线性的变化和很少的跳跃变化,表明 avidin 导致 DNA 凝聚的最终结构主要由静电相互作用及蛋白质的自身聚集所引起.

参考文献

- [1] Schiessel H 2003 J. Phys.: Condens. Matter 15 R699
- [2] Kubíčková A, Kř'ižek T, Coufal P, Vazdar M, Wernersson E, Heyda J, Jungwirth P 2012 *Phys. Rev. Lett.* 108 186101
- [3] Cortini R, Caré B R, Victor J M, Barbi M 2015 J. Chem. Phys. 142 105102
- [4] Yoo J, Aksimentiev A 2016 Nucleic Acids Res. 44 2036
- [5] Bloomfield V A 1997 Biopolymers 44 269
- [6] Mohanty U, Ninham B W, Oppenheim I 1996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3 4342
- [7] Akinchina A, Linse P 2002 Macromolecules 35 5183
- [8] Manning G S 1978 Q. Rev. Biophys. 11 179
- [9] Besteman K, Van E K, Lemay S 2007 Nat. Phys. 3 641
- [10] Grosberg A Y, Nguyen T T, Shklovskii B I 2002 Rev. Mod. Phys. 74 329
- [11] Besteman K, Hage S, Dekker N H, Lemay S G 2007 *Phys. Rev. Lett.* **98** 058103
- [12] Lin Y, Yang G C, Wang Y W 2013 Acta Phys. Sin. 62
 118702 (in Chinese) [林瑜, 杨光参, 王艳伟 2013 物理学报
 62 118702]
- [13] Murayama Y, Wada H, Sano M 2007 Europhys. Lett. 79 58001
- [14] Zhang X H, Xiao B, Hou X M, Xu C H, Wang P Y, Li M 2009 Acta Phys. Sin. 58 4301 (in Chinese) [张兴华, 肖 彬, 侯锡苗, 徐春华, 王鹏业, 李明 2009 物理学报 58 4301]
- [15] Hou X M, Zhang X H, Wei K J, Ji C, Dou S X, Wang W C, Li M, Wang P Y 2010 *Physics* **39** 108 (in Chinese)
 [侯锡苗, 张兴华, 魏孔吉, 季超, 窦硕星, 王渭池, 李明, 王鹏 业 2010 物理 **39** 108]
- [16] Wang Y W, Ran S Y, Man B Y, Yang G C 2011 Soft Matte 7 4425
- [17] Qiu S X, Wang Y W, Cao B Z, Guo Z L, Chen Y, Yang G C 2015 Soft Matter 11 4099

- [18] Fraenkel-Conrat H, Snell N S, Ducay E D 1952 Arch. Biochem. Biophys. 39 80
- [19] Pignatto M, Realdon N, Morpurgo M 2010 Bioconjugate Chem. 21 1254
- [20] Morpurgo M, Facchin S, Pignatto M, Silvestri D, Casarin E, Realdon N 2012 Anal. Chem. 84 3433
- Bigini P, Previdi S, Casarin E, Silvestri D, Violatto M B, Facchin S, Sitia L, Rosato A, Zuccolotto G, Realdon N, Fiordaliso F, Salmona M, Morpurgo M 2013 ACS Nano.
 8 175
- [22] Buda A, Facchin S, Dassie E, Casarin E, Jepson M A, Neumann H, Hatem G, Realdon S, D'Incà R, Sturniolo G C, Morpurgo M 2015 Int. J. Nanomed. 10 399

- [23] Morpurgo M, Radu A, Bayer E A, Wilchek M 2004 J. Mol. Recognit. 17 558
- [24] Pastré D, Hamon L, Sorel I, Cam L E, Curmi P A, Piétrement O 2010 Langmuir 26 2618
- [25]Wang Y W, Ran S Y, Yang G C 2014 $Sci.\ Rep.$ 4 15040
- [26] Fu W B, Wang X L, Zhang X H, Ran S Y, Yan J, Li M 2006 J. Am. Chem. Soc. 128 15040
- [27] Liu Y Y, Dou S X, Wang P Y, Xie P, Wang W C 2005
 Acta Phys. Sin. 54 622 (in Chinese) [刘玉颖, 窦硕星, 王 鹏业, 谢平, 王渭池 2005 物理学报 54 622]
- [28] Ran S Y, Wang X L, Fu W B, Lai Z H, Wang W C, Liu X Q, Mai Z H, Li M 2006 Chin. Phys. Lett. 23 504

Single molecular study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avidin and DNA*

Cao Bo-Zhi Lin Yu Wang Yan-Wei Yang Guang-Can[†]

(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Received 23 February 2016; revised manuscript received 3 April 2016)

Abstract

Avidin is a common basic protein, widely used for connecting DNA and modified surface in single-molecule techniques of biophysics, and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 DNA vector in gene therapy. Avidin is highly positively charged and can condense DNA in solution. Understanding the physical mechanism of its condensing DNA is a key factor to promote avidin-DNA complex to be used for many purposes, such as a probe of biomacromlecules, signal enhancer or carrier of disease diagnosi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use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 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DLS), and single molecular magnetic tweezers (MT)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NA and avidin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DNA condensation by avidin. The conformation of DNA-avidin complex is observed and measured by AFM and we find that the condensation includes two types: one is toroidal condensation of DNA induced by avidin, the other is the condensing structure by avidin compac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ize of avidin-DNA complex decreases monotonically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avidin increasing. However,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avidin reaches up to a critical value of $2 \text{ ng} \cdot \mu L^{-1}$, the size of complex begins to increase suddenly with avidin concentration increasing. The phenomenon is also confirmed by the corresponding DLS measurements. For example,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avidin increases from 0 to 2 $ng \cdot \mu L^{-1}$, the size of condensed avidin-DNA complex reduces from 170 nm to about 125 nm. In the mean while, its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changes from $-2.76 (10^{-4} \text{ cm}^2 \cdot \text{V}^{-1} \cdot \text{s}^{-1})$ to $-0.1 (10^{-4} \text{ cm}^2 \cdot \text{V}^{-1} \cdot \text{s}^{-1})$. The negative charge of DNA is mostly neutralized by avidin. From their force spectroscopy measured by MT, it is found that the extension of DNA varies almost linearly and a few stairlike jumps appear occasionally. For example, its characteristic trend is quite similar to the one by histones. The condensing force of DNA by avidin grows up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avidin increasing. The statistics of force-extension curves by MT shows that the peak of unraveling steps of avidin-DNA complex is around 160 nm,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typical toroidal structure of DNA.

In DNA condensation by avidin,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 plays a key role due to the neutralization of negatively charged phosphate groups of DNA by cationic avidin. From the comprehensive data by AFM, DLS and MT, we conclude that the process of DNA condensation induced by avidin consists of two mechnisms: the predominant DNA-avidin electrostatic attraction and the ancillary avidin aggregation.

Keywords: DNA condensation, avidin, magnetic tweezers,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PACS: 07.79.Lh **DOI:** 10.7498/aps.65.140701

^{*}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Nos. 11274245, 11574232), the Young Scientists Fund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No. 11304232),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Grant No. LY14F050008), and the Innovation Fund of Wenzhou University, China (Grant No. 3162014036).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anggc@wzu.edu.cn